

也談紅樓夢

劉姥姥才是主角

紅樓夢，是一本寫女人的書。不論其文字、份量、人物、情節的安排，曹雪芹把全書精華都放在女人身上。每一類型女人的性格都活生生的被他描繪了出來，如剛、柔、善、惡、狡、詐、慾、懦、矯……而萬宗歸源，大多被歸納在悲劇的範圍內。

在眾多的女人中，唯有劉姥姥屬於善良的一個。

林黛玉說她是「母蝗蟲」，也有人說她是「老狐狸」，這不過是批評她對處世方面的一面而已，並沒有影響她善良的個性。梅花說她「大智若愚」，這就是把劉姥姥的人說對極了。她是一位深通人情世故的鄉下老婦，心地厚道純良，真正懂得做人的道理。不過人的觀念與行為，總隨着環境轉變的，假如劉姥姥出生豪門，過了八十年富貴生活，恐怕她那點純樸、坦率的天性，也會長上一層霉。說句實在話，我認爲紅樓夢婦人中比較厚道的，還算賈母與劉姥姥，而賈母是八十歲的老嫗，到了這個年齡的人，都會有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成見，其任性和固執，如促黛玉死的，是賈母，所以紅樓夢的女子中，所謂善良的唯劉姥姥一人而已。這或許我對書中的小人物

特別寄予同情，她這種性格，我也頗爲欣賞，所以不寫賈母老祖宗榮華富貴，也不寫林黛玉的可愛與一身病和才零的身世，及其失敗的原因，更不寫薛寶釵的功利主義，不惜違背良心，只就達到目的的「人情練達、世事洞明」的處事能手。

事。

進出賈府前後三次

書中記載：「劉姥姥到賈府，前後共三次；第一次是在第六回裡作者寫了劉姥姥進了榮國府；第二次也就是遊大觀園的那一次，是在第三十九回至四十二回；第三次是第一百十三回與一百十八回之間。」以前尚有幾次都不得其門而入，

她爲什麼要一次又一次的去賈府，當然不用說是想走走門路，以惶恐的心情，去巴結一個權貴的遠親，低聲下氣的，無非想得到一點好處，其行徑實在可憫、也可憐。作者曹雪芹在她身上花了很多筆墨，超過史湘雲和賈探春，這當然顯示作

者有其深意，把一個鄉下人的貧窮與賈府的榮耀第與榮華富貴作一對比而已。

劉姥姥在三十九回裡又回賈府，她這次來卻

作者曹雪芹把劉姥姥寫成又可愛又可憐的丑角，給賈母和賈府的衆人開心作樂的活寶貝；但她粗中有細，從她口中卻道出了不少經驗之談，

帶了些嫩兒倭瓜野菜，雖然東西不值什麼錢，卻不失爲「禮尚往來」的表達人情味。

土裏土氣清脾醒胃

曹雪芹在這一回中爲了描述劉姥姥的土裡土氣，佔了不少篇幅，從這位鄉下老寡婦中講出一些村言村語，有清脾醒胃的作用，如她聽到周瑞家說湘雲她們吃了七八十斤大螃蟹，她就盤算：

「這樣螃蟹，今年就值五分一斤，十斤五錢，五二兩五，再搭上酒菜，一共倒有十二多兩銀子！阿彌陀佛，這一頓的銀子，够我們莊稼人過一年了！」這些話一方面說明了「富人一席酒，窮人半年糧」，一方面也吻合劉姥姥的身份，和賈母、王夫人、鳳姐等人的口氣完全不同。

這次劉姥姥又結識了賈母，賈母留她解悶兒。劉姥姥是個老世故，爲了討賈母的歡心，故意編了一個「梳着溜油兒的頭，穿着大紅襪兒，白綾子裙兒……」的十七八歲極標緻的姑娘雪夜抽柴的故事。這故事卻正對賈寶玉的口味，他連忙問劉姥姥：「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麼抽柴火？倘若凍出病來呢？」這麼兩句話，又完全表現出寶玉的性格，而當他說：「咱们雪夜吟詩，也更有趣了。」黛玉馬上頂他：「咱们雪夜吟詩？依我說，還不如弄一捆柴火，雪下抽柴，還更有趣兒呢。」黛玉真是個可人兒，這幾句俏皮話，又表現了黛玉的小心眼兒，曹雪芹寫得真絕！寶玉還信劉姥姥胡扯，派茗煙去訪那姑娘的祠堂，準備替她修廟。劉姥姥逗了寶玉，還編了一個吃齋念佛感動了觀世音菩薩的故事來迎合賈母，所以

賈母設宴「大觀園」讓劉姥姥同去。作者在這一同裡描寫景物最見功夫，到現在「劉姥姥進大觀園」，已成爲一般人的口頭禪了。作者寫劉姥姥爲了討好賈母及衆人喜歡，故意裝模，讓人取笑，其妙無比。

大觀園中眼花撩亂

劉姥姥是一個鄉下人，到了這個佈置堂皇富麗的大觀園，不用說眼花撩亂，一切事物極其陌生，也樣樣感到稀奇，尤其景色宜人的「大觀園」，劉姥姥當然讚美不絕：「我們鄉下人，到了年下，都上城來買畫兒貼，誰知今兒進這園裏瞧，竟比畫兒還要強十倍，怎麼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，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，死了也得好處。」這是多麼動聽、得體與切實。

鳳姐橫三豎四挾了劉姥姥一頭的花，賈母和衆人笑得不得了，她也笑道：「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，今兒這樣體面起來。」衆人笑道：「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？把你打扮成老妖精了！」她不以爲忤，反而笑道：「我雖老了，年輕時也風流，愛個花兒粉兒的，今兒索性做個老風流！」這是何等幽默，何等胸襟。

鴛鴦和鳳姐商量了拿她取笑，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給劉姥姥，又揀了一盤鵝蛋放在她桌上。賈母說聲「請」，她站起來高聲說：「老劉，老劉，食量大如牛，吃個老母豬不擡頭！」說完，鼓着腮幫子兩眼直視。這都是鳳姐、鴛鴦事先告訴她的「規矩」，惹得賈母和衆人大笑。劉姥姥拿起筷子，只覺不聽使喚，又道

：「這裡的鷄兒也俊，下的這蛋也小巧，怪俊的，我且得一個兒。」這話又惹衆人大笑。鳳姐又說：「一兩銀子一個呢？你快嘗嘗罷。」她好不容易來起來，偏又滑落地上，劉姥姥歎道：「一兩銀子，也沒有聽見個響聲兒就沒有了。」事後鳳姐對她說：「你可別多心，剛才不過大家取樂兒。」鴛鴦也笑着道歉。

「姥姥別惱，我給你老人家陪個不是罷。」

劉姥姥忙笑道：「姑娘說那裡的話？咱们哄着老太太開個心兒，有什麼惱的？你先囑咐我，我就明白了，不過大家取笑兒；我要惱，也就不說。」

大智若愚幽默胸襟

劉姥姥真是大智若愚！真正的老世故，其實整個大觀園的人都被她要了一下，包括鳳姐、賈母在內。曹雪芹生於富貴人家，不僅會寫富貴人物，寫鄉下老太婆寫到這種地步更令人嘆服。劉姥姥的每一句話，都帶着泥土氣，與衆不同，因此這個人物在「大觀園」裡就顯得特別突出。

鴛鴦行酒令時，賈母以至黛玉諸人吐屬無不典雅，劉姥姥又獨樹一幟。鴛鴦說：「左邊『四大』是個人。」劉姥姥想了半日說：「是個莊稼人罷？」衆人鬨堂，劉姥姥笑道：「我們莊稼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兒，姑娘姐姐別笑。」這是活的文學，曹雪芹深知此中奧妙，如果劉姥姥也跟着黛玉她們咬文嚼字，引用詩詞，那不是「一粒老鼠屎，壞壞一鍋羹」？紅樓夢還成其爲紅樓夢？因此，以下劉姥姥和鴛鴦的對答就更有價值，

鴛鴦：「中間『三四』綠配紅。」劉佬佬：「大火燒了毛毛蟲。」鴛鴦：「『右邊』『么四』真好看。」劉佬佬：「一個蘿蔔頭蒜。」餐鴨：「湊成便是二枝花。」劉佬佬：「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。」這真是莊稼人的本色，和榮國府的公子小姐完全不同，這兩種人物強烈的對比，就顯出更大的差異，差異越大就越成功。

酒醉飯飽現出原形

劉佬佬在大觀園真正丟醜的事是吃飽了酒菜，瀉肚子和醉臥寶玉床上兩件事，這兩件事作者寫得生動有趣，現出了鄉下老太婆的原形。

劉佬佬又吃又拿，落了黛玉給她取了個「母蝗蟲」的綽號走了以後，大觀園又恢復軟玉溫香的生活。

劉佬佬第三次進賈府，是一百十三回與一百十八回之間，也是賈府抄家以後，賈府的財產都已入官，賈母與鳳姐均已過世，正是家破人亡之時，她又來了，她這次來並未得到好處，還帶了巧姐回田莊去，解決了巧姐賣與藩王作妾的命運。由這一點看，劉佬佬是個有正義感的人，不像一味想得好處的無恥之輩。

曹雪芹的苦心安排

據筆者來看，作者曹雪芹對劉佬佬的苦心安

排，絕非偶然，有其特殊意味，可作二點歸納：

一、作者對劉佬佬其人，可能影射另一個人（蔡元培先生的說法，是影射漢人湯潛庵，是投清份子），有其真實背景，或藉以小人物表現一

種思想、一種社會現象，與貧富作一對比，要不然，拿她來充個數。如果是這樣，一部小說的人物中，善與惡作一對比，表現特別生動有力。紅樓夢中有了劉佬佬的襯托，的確生色不少，所以成了一部不朽名著。二、作者對劉佬佬的描述，很多成就，如鄉下人那種卑躬屈膝的神情，巴結豪奴的神態表現很細膩，她說話很得體、有分寸，能迎合對方心理恰到好處，閱歷豐富人情練達，頗有見識，並且很有人情味。知恩圖報，爲了巴結一家豪門，竟強顏歡笑，取樂衆人，真是一個可憐的老人，也是一個「大智若愚」的人物，所以說，曹雪芹對劉佬佬的描寫也可能純爲這部紅樓夢成就而嘔心力作。以小說方面說，是成功的一個劇本、一部小說都需要正反的兩面有力的推動，才使小說故事高潮劇力萬鈞。劉佬佬也就是這本小說中，擔負反面的「丑角」人物。不管「心地善良」也好，「大智若愚」也罷，都是爲這本小說增加一點笑料，使它生動有力。

至於是影射派與自傳派的說法，我想都是錯誤的。都是女人在這大觀園中，一個家庭能有四百四十八個衆多的人口，男人二百三十五人，女人二百一十三人。在影射派的蔡元培先生的見地：石頭記又名紅樓夢，紅樓夢的「紅」即朱，朱是明朝王的姓氏——紅樓夢三個字就是影射明朝，明朝的故都就是石頭城（金陵）（宋明之亡）。至於清朝呢？賈寶玉的「寶玉」即國家之玉璽，就是皇帝的大印，所以寶玉就是影射廢太子胤初，說四書中的男子，似乎都是亂作亂爲的人，男性都是影射滿人（揭清之失），女子是影射漢人，如劉佬佬就是投清份子——湯潛庵。也就是描寫這批人都係女人一般，在男人（滿人）的權威之下過日子。如果照他這樣說，紅樓夢中的男子與女子都是影射滿人與漢人，其間當然就沒有戀愛關係，也沒有爭風吃醋的史實。其實明朝也好，清朝也罷，各家說法雖然不一，誰是誰非，很難定論，不是筆者寫的範圍，只是要寫劉佬佬這個小人物她的影射部份順便提及而已。

聖文 珍石海青山 王應瓊著

公園（一）美得化不開的墾丁公園（二）散布在臺灣海峽的一串珍珠——澎湖（三）人間仙境在武陵（四）尋梅賞鶯等篇。附六十九幀彩色照片，美不勝收，二百七十二頁，二十五開本，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一百四十四元。郵撥○○一四〇四四一四中外雜誌社帳戶。